

## 运河寒露

■ 廖学秋

“萧疏桐叶上,月白露初团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戴察描绘寒露时节的诗句,而当走在聊城运河的岸边,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诗的内涵。

寒露时节,运河的水气渐渐重了。晨曦中,水面上升起薄薄的白雾,仿佛一位害羞的少女,用轻纱遮住了脸庞。此时的运河,就如同一幅水墨画,宁静而又神秘。

运河两岸的杨柳,叶子已经开始泛黄。它们在风中摇曳,仿佛是在诉说着什么。柳树下,有几位老者在垂钓。他们的脸上,满是宁静与满足。这运河的水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,也见证了他们生活的点滴。

远处,传来游船的欢笑声。那声音深沉而又悠长,仿佛是在诉说着运河的故事。这条运河,见证了多少繁华与衰

落,又承载了多少希望与梦想。它像一位老者,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,见证着历史的变迁。

月色中,运河仿佛一条银色绸带,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。那水面上的波纹,仿佛是月亮的指纹,轻轻地落在运河的脸上。

聊城运河两岸的灯火,仿佛是一颗颗明珠,镶嵌在这银色的绸带上。那些灯火背后,是多少家庭的温馨与甜蜜,又是多少人的辛勤与付出。

我想,作为生活在运河岸边的人,都应该感谢这条运河。运河的水带给我们欢乐和幸福,也给了我们希望与梦想。在这个寒露时节,让我们一起感受运河的宁静与神秘,聆听运河的故事与歌声。

## 金秋十月丰收忙

■ 范大悦

刚下班就接到父亲的电话,告诉我明天可以买“十一”假期的火车票了,记得早点去车站。

这可真是我亲爸,一个月都没联系了,也不知道关心我,刚想跟他掰扯几句,电话里就传来了“嘟嘟”声。这给他急得,好像挂完电话,就要星光赶路,去秋收似的。

不过,秋收可真是真急。我坐的是最早的一班车,到家里才刚早晨7点,换作往常,这个时候我还在被窝里做梦呢。回到家,他们也没问我累不累,要不要休息一会儿,就直接把饭菜端上了桌,当然也没啥像样的,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道菜,黄瓜蘸大酱。黄瓜估计是刚从院子里摘下来的,洗都没洗。我一回身,他们把干活的衣服也都给我准备好了,去年干活时穿的那套,熟悉的颜色,熟悉的味道。

吃过饭,才8点,可一到地里,大家伙儿已经干得热火朝天。老张家带着两个孩子去扒苞米,在苞米行间已经收了20多米,估计是六七点钟就来了;一回头,好家伙,老李家带着大小4个孩子正奋起直追。以前总说培养孩子费心,这会儿也不嫌孩子多了。好长时间不见面的发小也都回来了,估计也和我一样,前天晚上接到了家人的电话。大家不管在外头发展得怎么样,此刻都只是一身劳动服,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,打招呼的时候露出一口大白牙,反正都是一副皮囊,谁也别笑话谁。大家都“二

狗子”“三柱子”地叫起了乳名,情感和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过去。

急是急,可大家也没忘了忙里偷闲。不知是谁挑头,唱起了歌。也没人细看歌声来自哪里,究竟在不在调上,全是一种气氛。父母那代人唱着郭兰英老师的《丰收歌》,我们这一代人唱的可就多了,有周杰伦的《稻香》,有李健老师的《风吹麦浪》,比我们小一点的,就在地里跑来跑去,玩累了,就缠着爸妈问“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”,这时候,势必引来长辈的一阵骂,当然也不是真的骂,无非是怕孩子耽误了自己家剥苞米的进度,落后于别人。

天空的小鸟也不闲着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一会儿飞到东边看看,一会儿飞到西边看看,简直是有操不完的心。

晚上回到家,打开手机一看,微信朋友圈里更热闹。有晒扒苞米图片的,有写了几首秋收打油诗的,偶尔几个出去旅游晒了几张风景照的,也迅速被秋收大军包围,纷纷在底下留言:哎,你家人喊你回家扒苞米啦!更有人打趣道:“真好,你有一个亲爸爸,节前没给你打电话!”

刚鼓捣一会儿手机,就被爸催着赶紧睡觉,反正他不催,我也准备睡了。干了一整天的活,着实累了。我梦到家家户户的院子里,苞米都堆成了小山,然后我像个孩子一样,在自家苞米堆上爬来爬去,父亲看了我一眼,脸上笑开了花……

## 秋天的颜色

■ 马奎秋

秋天的颜色是金黄的  
湛蓝的天空俯瞰着丰收的大地  
那黄澄澄的玉米穗  
像擦上一层薄薄的粉  
露着油亮油亮的笑意

秋天的颜色是有声的  
田里的收割机或旋耕犁  
伴随着马达有节奏的脚步  
脸上挂着灿烂的笑  
科技的嬗变用新的符号  
把农耕时代褪日的元素  
变成了记忆的库存

秋天的颜色是灿烂的  
它一朵一朵绽放  
弯弯的眉毛下露着成熟的眼睛  
上翘的嘴唇上挂着甜甜的浅笑  
遮阳帽下老农抿嘴的笑  
像成熟的玉米露出金黄的齿

秋天的颜色是勤劳的化身  
它蓄积的泥土里  
有富足的养分  
它用多彩的笔墨  
在大地的宣纸上  
绘出一串串绚丽的浪花  
它把收获的幸福和憧憬  
写在乡民们的我心里

## 轻寒晚秋可人天

■ 董国宾

凉意扑来,秋风瑟瑟,四处奔跑的物象,正在传递时节的信息。节气更迭的跑道上,没有假象。

动不动移目山间田间,秋风冷笛般卷动木叶,连草绿枝翠也不留情面地吞了去。莫伤秋,莫忧焦,莫叹惋。春可养眼怡情,夏可知酷奋疾,秋可坐观枫林,嚼糖静思。“秋气堪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。绿池落尽红蕖却,荷叶犹开最小钱。”宋代大诗人杨万里,是不是在《秋凉晚步》中发问,春夏秋冬谁更美?

轻寒晚秋时节,招招手就轻轻地走来了。大地上,一座座山丘,一线线灰河,密集的人群,并排的屋舍,按部就班地流淌在时间里。

在预想中五谷妥当地归仓了,农家宅院等来了短暂的安闲,墙根处仍起落着零散的秸秆和碎屑。贴院树木轻了装,小村娃时宜的装扮厚了一层,一只只走不远的白鸡精准地在地上点头啄食。老大爷在门楣下不知盘算什么,胡子一上一下,嘴角传不出一丝声响。忠诚的节气毫不费力地在空气中颤着轻寒,似乎在预告竹子一样一节一节气候的变迁。上了岁数的,穿着绿艳而不俗的,如麦苗般正在拔节的,顶着四季风挺腰圆梦的,交互着身影在事先约定的凉秋里,喝几盅酒,啃几个山梨,吃几把自家红枣树上打落的甜枣,狂吼几嗓子永远也学不会的流行歌,在朴实的民风民俗中虔诚着,幸福着。

闲暇时候,我难免怀念晚秋。在故乡像花茎一样成长的时候,高坡,空地,粗嗓门的老牛,屋后隐退了喧闹的窄河,如同一次守时的赴约,走进了秋深凉寒。真切的浅时

光里,我所感所见的不是无欢无趣,无味无乐。爹娘和近邻同做着一样的活计,大半个清秋仍剩下一粒未竟的大事,田地的地瓜还没收获。等黄瓤红皮的地瓜归了仓,临风的院墙边,三两棵柿树上仍喜滋滋地坠着宛若红灯笼的甜柿子。熟透了摘下来,一筐筐都是含笑的笑。地里农活算是忙到了头,不闲手的娘坐在堂屋寻思起来,还要给娃再缝一件加厚棉裤,再做一顶耐用的棉帽……夕阳的余晖照着,到了接近山边的时候,雀鸟也一起归巢去了,门前的空地上留下一片寂静。娘看似安闲地坐着,却依然为了家人,有想不完的心思呢。

都市的秋与乡下的秋相比照,是同一根甘蔗上的甘节。芦苇彻底干枯,开镰收割的时候,城市的秋也跟着深浓了。小女孩的浓妆粉黛依旧适合这个季节,整洁的街巷照例没有停住还未落尽的黄叶,车间的流水线一如往常,花草草仍在室内和庭院的空气里坚守原本的姿态。红的花,黄的花,紫的花,各色香艳的、浓郁的,仿佛春天开过,匆匆来到寒秋执意再火一把。执念不变地在变换的时光里,让城市的老老幼幼看个稀缺的热闹景。连高楼、阔道、往来不息的车辆,也心无旁骛地在轻寒秋困中,如春柳般绿着,亮着。要不,城市人群的每个脸庞,又怎会面色如春?他们的表情上清晰着,心怀里敞亮着,轻寒晚秋可人天,人生惬意亦秋寒。即便严冬来袭,那都不是个事儿。

时节流转,踏步晚秋,轻寒心暖,人生盈丰,是寻常,是写真,也是奇妙!

## 秋虫在欢唱

■ 菅淑平

秋天的原野,清寂又空旷,秋风从原上一路扫过,沙沙作响,吹在人们的脸上,舒缓又清凉。

每每于这样惬意的秋天,我们通常得奔赴农田,只为了及时将田里的农作物颗粒归仓。

田埂上的秋草,潇洒自由地生长着,一片苍绿伴着浅黄;而田里的秋收则如火如荼,人们忙碌地收割着成熟的庄稼,笑语声不绝于耳,幸福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然而,就在我们劳作中,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从草窠里蹦跶出来的秋虫。它们身姿灵动,个个充满活力,仿佛是我们不小心碰到的一群机灵的小伙伴儿。它们形态各异:有的细小如针尖,有的壮硕如拇指,有的身披金黄,有的呈现褐色。于茫茫草野里,它们就是一个个纯朴的“居民”,泥土是它们的家园,草丛是它们的庇护所。

当夕阳作别西天的云彩,夜幕缓缓而来,草窠里却热闹起来,那是秋虫与大地的合唱。它们的歌声清脆悦耳,如同小提琴的弦音,在夜空中弥漫开来。时而悠远,时而急促,时而节奏明快,时而声音清脆,时而又如沙漏漏下般微弱。这此起彼伏的虫鸣,是对秋天的纵情歌唱。每一声,都能感受到秋天的节奏缓缓推进。于秋天,这声音,几乎是微不足道的,除了虫鸣还有雁阵的啼鸣,溪水的潺潺,秋

风摇曳树叶的婆娑。但于秋虫,这声音,几乎是在用生命去歌唱。短的一个秋天,却是它们长长的一生。每一个能够歌唱的日子,就是没有被浪费被辜负的日子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常常在晚风徐徐的夜晚,蹲在草窠里,等在秋虫们的洞口。一方面,是为了聆听这些悦耳的声音,另一方面,是为了玩乐,逮上几只秋虫。金琵琶、纺织娘、油蛉、蝈蝈儿……无一不是我们喜欢的小玩意儿。

捉来的小虫子,我们会将其放在被切掉口的可乐瓶里。光滑的可乐瓶,瓶高有我们的胳膊肘一般长,正好可以避免秋虫们逃走。这时,我们从家门口扯了几株狗尾草,摘去叶片儿,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草穗儿。我们用草穗儿来逗引虫子,它们就欣然歌唱,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,清脆悠扬。

坐在月色溶溶的田野上,听着秋虫的歌声,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时空。仿佛整个世界就剩下皎洁的月色,歌唱的秋虫,原上的芳草萋萋,还有正听虫鸣入迷的我们。

当深夜来临,月光洒满大地,秋虫的歌声愈加浓郁。我们躺在床上,被这动听的旋律包围着,感受到一种安稳和甜美。我们沉浸在秋虫们悠扬的音符中,渐渐进入梦乡……

秋韵  
诗和  
远方

就在家乡